

## 妈妈,稻子熟了

袁隆平

稻子熟了,妈妈,我来看您了。本来想一个人静静地陪您说会儿话,安江的乡亲们实在是太热情了,天这么热,他们还一直陪着,谢谢他们了。

妈妈,您在安江,我在长沙,隔得很远很远。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,想着安江这个地方。

人事难料啊,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,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还记得吗?1957年,我要从重庆的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儿,是您陪着我,脸贴着地图,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,找了很久,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。当时您叹了口气说:“孩子,你到那儿,是要吃苦的呀……”我说:“我年轻,我还有一把小提琴。”

没想到的是,为了我,为了帮我带小孩,把您也拖到了安江。最后,受累吃苦的,是妈妈您哪!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!我总记得,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,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。

安江是我的一切,我却忘了,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,70岁了,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。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,我总以为

会有时间的,会有时间的,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……哪想到,直到您走的时候,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。那天正好是中秋节,全国的同行都来了,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,我又是召集人,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啊,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……

其实我知道,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。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。谁知道,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,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。

太晚了,一切都太晚了,我真的好后悔。妈妈,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,盼了我很长,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,有很多事要交代。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!这么多年,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,少做一次实验,少出一天差,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。哪怕……哪怕就一次。

妈妈,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,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,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,我总是对人说,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啊!

无法想象,没有您的英语

启蒙,在一片闭塞中,我怎么能够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,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,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?无法想象,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,从北平到汉口,从桃源到重庆,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,我怎么能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,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?无法想象,没有您在摇篮前跟我讲尼采,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、意志力的伟大哲人,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,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?

他们说,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。我知道,这粒种子,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!

稻子熟了,妈妈,您能闻到吗?安江可好?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?隔着21年的时光,我依稀看见,小孙孙牵着您的手,走过稻浪的背影;我还要告诉您,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,稻芒划过手掌,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,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,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。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,说不完的话啊……

妈妈,稻子熟了,我想您了!

李功涛

你的前途牵肠挂肚了。往后在外打拼,一定要守规矩、走正道,清清白白做人,踏踏实实干事,千万不能给我们正派的家风抹黑。”说着说着,她竟激动得泪如泉涌。我听着听着,眼眶也湿润了,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。此时此刻,我读懂了母亲“望子成龙”的心情。

母亲的两次流泪,是真情的流露,是母爱和良好家风的传递,让我动容且铭记于心,催我奋进,助我自觉弘扬家风美德,如今事业小有所成,生活也幸福美满。但每每想起母亲,她的两次流泪深深记在心里,她的谆谆教导,永远激励鞭策着我。

贤淑墨韵

## 无欲无求的母亲 黄淑美

我的母亲,今年98岁了。她这一生,最刻入骨髓的品性,便是无欲,亦无求。

从我记事起,母亲的世界里,似乎永远没有“我想要”这三个字。她的需求,永远是零。漫长岁月里,听不见她对生活有半分挑剔,更无索取。她只是默默站在日子里,躬身操劳,把能做的、该做的,一件件打理妥帖,将所有的好,都匀给身边人。她从没因生活所累责骂过我们半句,在她的和蔼陪伴下,我们的生活总是阳光明媚。

那些物资匮乏的年月,日子过得很紧巴。最难忘上世纪60年代初那段艰苦岁月,粮少菜稀,母亲便把买来的胡萝卜缨子,掺上少量玉米面,细细揉匀,蒸成一个个菜团子。那是当年顶珍贵的美食,她尽数推到我们面前,让孩子们吃饱,自己却和父亲忍饥挨饿,只吃极少一点。为了撑起这个家,她跟着父亲上山挖野菜,下海采蛤蜊,一双勤劳的手,从不停歇。凭着这双手,他们硬生生扛过了最难熬的饥荒。

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,可母亲勤俭持家的性子从未改变。几十年如一日,她总爱把几样寻常青菜搭配少许猪肉在一起,炒上简简单单一盘菜,便是一顿饭。我们劝她吃好一点,她却总是摆摆手,眉眼温和地说:“够了,样样都有,营养就够。比比解放前的日子,如今已是赛神仙了。”

母亲的日子,永远是忙碌的。白天在车间勤恳做工,夜晚归来,依旧不肯歇息,常常灯下缝补至深夜。至今我仍清晰记得,每到休息日,母亲总是清晨就忙活着,先蒸上一锅玉米面馒头和地瓜,把一家人的午饭安顿妥当。午后,她便揣上几个干粮,牵着我的手匆匆赶去邻居爱华家。那个年代,物资匮乏,家里贫瘠,只有个别人家买得起缝纫机。一到地方,母亲便埋头踏起踏板,针脚细密,穿梭不停。往往一个下午,就能赶制出两件新衣。临回家时,她总会反复向热心的爱华妈妈道谢!

母亲的善良,从不局限于家人。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,不少外地务工者背井离乡来到青岛谋生,初来乍到,多有窘迫。母亲时常翻出家中闲置的衣物,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米面吃食,悄悄送到那些务工的邻里家中。那些年,她帮过太多异乡人。时至今日,我在菜市场偶遇当年的老邻居,他们总会笑着拉住我,细细询问母亲的近况,买他们的菜时,要多塞一把,要么少算几文,言语间满是感激。

这一生,母亲从未向谁开口索要过什么,更未要求儿女分毫钱财。相反,她一辈子默默耕耘,奉献,把所有的温柔与善意,都给了身边的人。这一生,她无欲无求,却活成了我们心底最温暖、最厚重的依靠。

观海听涛

## 母亲的两次流泪

母亲节将至,每到此时,我的思绪总会飞回那个温暖与爱交织的老家,飞回老母亲的身边。纵然母亲已离世20多年,但她慈祥的音容、善良的品性与坚韧的模样,却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。

我出生在河南伏牛山下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由于父亲在一个乡镇工作,平常很少回家,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。虽然母亲很辛劳,但我从未听到她有一句抱怨和唠叨,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担一切。在我的记忆里,曾看到母亲两次流泪的情景。

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

初,我两度高考落榜,内心极度痛苦和无助,母亲和家人鼓励我投笔从戎,去部队这所大学学习成长、建功立业。而当我接到入伍通知将要离开家乡时,一天晚饭后,母亲竟坐在家里哭了起来。此时此刻,我真切感悟到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含义。

母亲的第二次流泪,发生在1982年8月底,我在部队考上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,在报到途中顺路回了一趟老家。当我将红彤彤的入学通知书递给母亲时,母亲激动得双手颤抖,眼睛已有点湿润,对我说:“涛呀,你出息了,为家里争了气添了彩,家里再也不用为